

支教的孩子

■许爱琼(嘉鱼)

这个暑期,我每天关注着天气的变化,每夜凝望星星闪耀的天空,等待着儿子的电话!

早在六月份的时候,儿子就告诉我,他这个暑假将要去支教,可能是贵州省的偏远山区,或是本省随州山区学校。我多少有些担心,那些偏远的地方穷山恶水,一向在我们心中宝贝似的儿子,会适应那里的环境吗?他也许只是说说而已,定然不会当真。哪知七月八日那一天,我以为他放假归来,他却在这往随州的火车上给我打来电话。

“妈,我去随州随县支教了,你和老爸在家放心吧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?”我有点生气。“哈哈,给你们一个惊喜!这叫‘先斩后奏’,怕你们阻拦我呗。”儿子在电话那端十分得意地贫嘴。

之后,他又在微信里发过来两张照片,一张是他们支教团队的合影,上面写着“武昌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‘雏鹰圆梦’行动”,二十多张青春阳光的笑脸,纯净、恬美,让我一下子想到蓝色天空上展翅飞翔的雄鹰。一张是火车上的留影,他们拖着偌大的旅行箱,在火车上寻找自己的位置,每个孩子的眼里蕴藏着无限的希望与憧憬。我不敢再去打扰他们,不敢向儿子表露一个母亲心疼孩子的心绪。

一直到晚上九点,才忍不住拨通儿子的电话。“妈妈,我们早就到了,是随县涇阳中心小学。我们正在整理床铺。寝室里只有一个电灯泡,没有电扇,没有网线,蚊子总是有的,不过我们薰过灭蚊灵。挺好挺好,你和老爸不必担心!”儿子几乎不给我说话的机会,语速有些快,语调有些兴奋。然后加一句“我们正忙着哩”,就挂了电话。一种愁绪无端地涌上心头,身边的老公劝我道:“莫要瞎操心,他们去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,吃一点苦有什么不好的。”

第二天,儿子给他老爸打来电话,说是“切磋厨艺”。当过多年厨师的老公显得十分的得意,非常认真地列了一份清单,然后拍照,给他发过去。二十多个孩子的饭菜都需要他们自己解决,儿子分到了炊事班,责任重大。他说:“谁叫我老爸是厨师呢,哈哈!”他告诉我,他们规划每天买70块钱的菜,所以买菜时还要与菜贩子讨价还价。他们烧的是土灶和大锅,大锅里炒的菜特好吃,每餐的饭菜都被吃个精光。我一边听他讲,一边想象着那一群年轻的孩子围坐在乡间简陋的木桌边,狼吞虎咽的快乐的样子。

第三天,“雏鹰圆梦”行动开始,他们顶着烈日走村串户,开展社会实践调研,看望留守儿童,并动员这些留守儿童来参加他们组举办的暑期培训班。儿子在微信里说:“妈妈,这里有许多孩子缺少父爱或母爱,我现在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幸福。所以我要把你们对我的爱传递给他们!”读到这里,我的眼睛有些潮湿,亲爱的儿子长大了,懂得用爱去温暖他人。

第四天晚上,儿子在微信上发了三张照片,这三张照片的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哩。原来,儿子和他的另外两位同学在调研途中,正好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,在河塘边洗衣时突然晕倒,他们连忙将老奶奶扶起,并送她回家。老奶奶的家人对他们感激不尽。从照片上看到儿子拖着老奶奶的独轮车,行走在火辣辣的日头下,汗水淋湿了衣背,胳膊的肤色黑黑的,却依旧是从前帅帅的样子。

昨天,儿子又发来几张他们的活动照片,一张是儿子在给学生上历史课,教室里坐满了学生,一个个瞪着惊奇的大眼睛,聚精会神的样子。另外几张是课间十分钟,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操场上一起玩耍的场景,看得出,他们的师生关系亲密无间,有一个小学生竟然骑在他的脖子上哩,其他的学生紧紧围着他,像一群欢快的小鸟,快乐与幸福溢满他们的脸庞,而此刻的儿子,既是大哥哥,又是老师,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无声的关爱。

天气依旧炎热,等待儿子的电话依旧是我每个夜晚的主题,但我不再担忧,我为有这样优秀的儿子而骄傲,我对这一群年轻又充满朝气的支教孩子满怀敬意。他们的人生因了这段支教生涯将更加的美丽丰盛!

是两位老人帮衬着带大。七十岁以后,他陪着母亲游港台、访韩国、逛泰国。八十岁的时候,他老人家自告奋勇陪第五个孙子鹏鹏读初中。三年来,两位老人买菜做饭兼盯梢督办,鹏鹏不负众望,考上了华师一附中。

现在,父亲仍然雄心勃勃。母亲因年轻时劳累过度,再加上最近摔伤,父亲婉拒了哥五个的好意,决定由自己照顾母亲。父亲说:“过去苦了她,现在该我服侍她。”

最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,父亲还一本正经地说:“你说这是什么巧?你妈妈这一跤,好像把我跌醒了,我每天洗衣弄饭,浇园种菜,叮嘱她吃药,陪她去溜达,浑身是劲。”

父亲的话一半是玩笑话,一半是心里话。对我们说玩笑话,是怕我们担心老父母而影响工作。对母亲说的倒是父亲的心里话,退休前,父亲一门心思搞工作,家里家外主要是母亲把所有问题一人扛;退休后,父亲转型很快,跟着母亲“鞍前马后”地效力,以实际行动践行当初白头偕老的承诺。

一个礼拜六,我问父亲:“您的本事大在哪里?”他老人家爽朗地回答:“我以前说有本事,那是跟自己壮胆,也是为你们打气。我,一个高小毕业的,哪有几多本事?”

“要说我和你妈妈有本事,当年能把你们五个养活养大就是本事,老了不跟你们帮倒忙不添乱就是本事。”父亲言之凿凿。



太久,人心也会渐渐干涸。所以,如果有时间,只要有合适的机会,是要找时间把一些心情旧物来一次拾掇,来一次晾晒。有的时候,人是要选择适当的忘记,但在更多的时候,需要让旧情复燃,让往事复活!这也是对生活 and 过往的一种咀嚼和尊重!因为虽然岁月可以淡化一切,而心随同人的记忆,却依然在它原来的位置,以它的方式,用它的速度,执着地跳动着……

正如眼前的这一堆旧物,它们都是有灵性的物件,留着它们,就留着一个年代的印迹。而这种印记会时时温暖着你,提醒着你,最好让时光总忘记转动,最好让眼泪总保持温度。

用在植物上了,有事没事就想打扮一下山村。三月桃李,七八月菊桂,四季有花相随相香。怕你嫌村庄晒呢,村人又数说山中珍禽、野花、野兽,就是不说自己。还嫌不够,每年春天要栽上许多开花的树,桃呀,梨呀,枇杷,山茶呀。怕的是你走了就不转身。栽的还有竹与乔木,让鸟的叫声生动了风、空气、阳光与心情。还有一声声狗吠、鸡啼、牛羊咩,它们的独唱与此呼彼应,正是田园送给人的乐章,陶冶了的又岂只有一个乡村情结的游子?

在清爽的风中从村前走到村后,溪边走到山洼,又在巷子里转来转去,似在寻宝,满满的欲望,想把山村带走。走累了,我会在石桥上坐着。桥上盖起小廊屋,不惧雨雪与灼阳,可以从容歇脚。石桥总是用明亮的双眼深情眷恋上流下流,用肩膀驮起两岸的想往。我不等人,也不等别人把自己当风景,等的是童年嬉水的片断在心头泛起。

回去多了,偶尔会倦怠,大叔便想方设法调我兴趣:“要不,叔与你一起夹把柴刀上山,割割草,开开路,寻几个蘑菇,砍根杂木?”我说就打把镰刀挂在书房,好割下甜蜜的往事。

有旧物件,有念想,有故事,我心中美好的村庄不过如此。其实,我留恋的山村非常简单:鸡蛋被孵成鸡仔,笋子长成竹,薯过滤成粉,这便是我喜欢的物理村庄。不会发生质变的还有人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感情。

父亲的

本事

■柯建斌(温泉)

翘首以盼的炸酱面来啦。

那时,我们总是为父亲做炸酱面的本事点赞,一边吃面,一边听父亲念口头禅、念紧箍咒。

亲朋好友遇上不爽的事,父亲开导说“哪里跌下去,哪里爬起来”。哥几个学习成绩不咋的,父亲宽心说“还好一个个都长得五大三粗,拉板车也有本钱”。我毕业分配到外地,父亲说“好男儿先得下乡”。

多年之后,我们才发现,这是中了父亲的圈套。父亲英语也不能辅导,数学也不会教,最念得多的经就是自食其力。

如今,哥五个有车有房了。年逾八旬的老父亲总是毫不动摇地将这些算作他名下的功劳。逢年过节,他就要拿他的家庭统计学说事,归结为一条,一切缘于他老人家本事大。

不过,父亲的本事的确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的趋势。六十岁以后,四个孙子孙女都

美丽的

过往

■陈怡升(咸安)

童年、少年、青年到如今的渐行渐老的岁月流转,无限的感慨涌上心头。这既有对岁月的缅怀,对逝去亲人和友人的缅怀,更有对自己青春不再的伤春悲秋的缅怀!

睹物思人,我坐在沙发上,喝着降压的苦丁茶,浓郁的的苦香味,让我沉浸在过往的氛围里,久久地没有缓过神来。回想着过去岁月快乐抑或忧伤的时刻,虽然一切都已成为回忆,但记忆里透现出的那份真实与厚重,也似乎一下子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,至动情处,也不觉已是泪水涟涟,滴落在苦丁茶杯中……

有人说:爱得太久,人心会醉;念得太久,人心会碎。而我要说,有时候记忆尘封

山村

影像

■孔帆升(通山)

“金线吊葫芦”,不求万载其昌,但求一脉相承。水半满时正好泛瘦瘦清波,把天上虚虚实实远远近近的什么神马,一股脑子装进心里,够嫦娥与白青精施展的。乘凉时,婆婆身边围了一群学童谣听故事的鼻涕虫,石匠用结满厚茧的手拉起二胡,把池边槐树上一窝麻雀惊飞。这样的情形,是不是会让人实在些呢?

鄂南人把联系与来往叫走。走亲戚,走乡邻,一个“走”字道出散淡与轻松愉悦。客人随便在谁家门口遇到主人,都会有寒暄,主人会端把板凳或椅子,拉着坐下,倒茶,或是取挂腊肉,生起炊烟。宽裕人家能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好酒,邀上三两长辈相陪,瓶口与坛口打开的那刻,一缕酒香诱人食欲大增。主客喝着喝着就醉了,说起大话。光阴不早了,客人酒足饭饱,抬起棉花腿,把山路当地毯一样踩。

当山里人纷纷往外涌后,村庄就稀有人走动了。留守的人自己身上懒得打理,心眼

父亲念叨最多的口头禅是——吃自己的饭,流自己的汗,自己的事情自己干。

少时不懂什么叫本事,总以为父亲的本事很大。父亲不在家,一定是出去兜售他的本事去了。父亲若在家,我们哥五个一定会离他远远的,生怕他会像郭靖一样打出降龙十八掌。为什么呢?因为父亲信奉棍棒出孝子,因为父亲喜欢念紧箍咒。父亲擅长讲《杨家将》、《戚家军》、《岳母刺字》等故事,挂在他嘴边的不是忠孝仁义,就是礼信廉耻。

上面有三个哥哥,犯错挨揍还轮不到我和老五。我俩最喜欢父亲显摆本事。他一讲故事,我俩竖起耳朵听。他一发勤快,我俩就能吃到炸酱面。

父亲的刀功忒好,自然长红的红辣椒被他切得细细长长,菜园现摘的黄瓜被他切得薄薄脆脆。母亲从坛子里摸出几个鸡蛋,破壳而出的蛋黄蛋清被父亲用筷子搅拌几下,往油锅里一摊。母亲扯一把小葱,洗净切碎,待父亲将红辣椒、脆黄瓜与蛋饼一合,酱油一泼,葱花一洒。这时,父亲的炸酱完成了。

和面粉、擀面、切面、煮面都是母亲的事。父亲说是怕面汤把母亲烫伤,主动承担捞面的工作。家里有一个试验室用的长方形大托盘,父亲用一双特制的长筷将面条夹起,放入托盘摊凉后,再把炸酱往面条上均匀铺开。看到父亲端起托盘有节奏地抖动,我们

上周末,一个人独自在家,闲来无事,翻箱倒柜地清理出一些旧物:旧书信、旧磁带、旧碟片、旧照片等,对着这一小堆旧物,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,只觉着许多记忆中的往事和附着的容颜逐渐模糊,甚至淡忘。是啊!曾经的过往,它们曾经都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,但今日今时,我想伸出手要抓住,却好像抓不到任何东西,因为有些东西只会留在我们生命记忆的最底处的。而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,当思绪像浮云掠过时,也许无关痛痒,却真的有那么一丝丝温暖,周身流遍。

自然,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,那些已然发黄的信箋似乎已经成了古董,但读着每一封亲人、朋友、爱人的信件,至今都能感受到文字的热度和魅力;看着那些曾经钟爱的盒带和碟片,想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星和曲目,虽然已经找不到播放这些歌曲的录音机或者碟机,但那些熟悉的旋律依然会在我的心底响起;更不必说那些也有些年头的略显发黄的黑白老照片,看到逝去的亲人和故友,想着曾经共同生活或工作的时光,以及曾经留下的那温馨的瞬间,看着自己从

近些年,朋友问我去哪了?我最顺口的回答是在乡下,在屋里。屋里是老家,山里,是物理性的村庄,是能承载乡愁又能适时释放乡愁的地方。

在村庄,那些存于老人脑海的故事不会被岁月风蚀。那些怀念追溯,在虔诚的浸润下,慢慢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。还有一些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疑惑,像吸铁石一般引我呀。

流连于青山绿水间,受蜻蜓与蝴蝶曼妙的牵引,在山路上踌躇,我常常怕打扰了村庄的宁静。住在县城常有志忑——是否不经意间,一觉醒来就再也找不到乡村的踪影了呢?

还好,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乡村失望过。外力并未彻底摧毁乡间的柔软,在钢筋水泥造就的新房之间,总有几间明清老屋还坚守着,如同百岁老人健康地活着,好给儿孙留一条永无尽头的孝道。他们活着,活成晚辈借以炫耀的资本,活成游子的精神之树。

我记得的村庄,曾有几棵古树一口古井,扎紧山村的根。闺女与婆娘们在井边汲水洗衣,家长里短,嘻嘻哈哈,差走一个内向男孩。

也有一些标语,伤疤一样留在墙上,像牙不关风的老者在倾诉一段村史,断断续续勾起“破四旧”的疯狂,想起“黄狗吃屎黑狗遭殃”,想起“猫哭老鼠假慈悲”,想起“吃了桐油呕三七”的教训,想起草垛里的疯邪与神秘。

还有水塘没毁的。水塘对于村庄真是